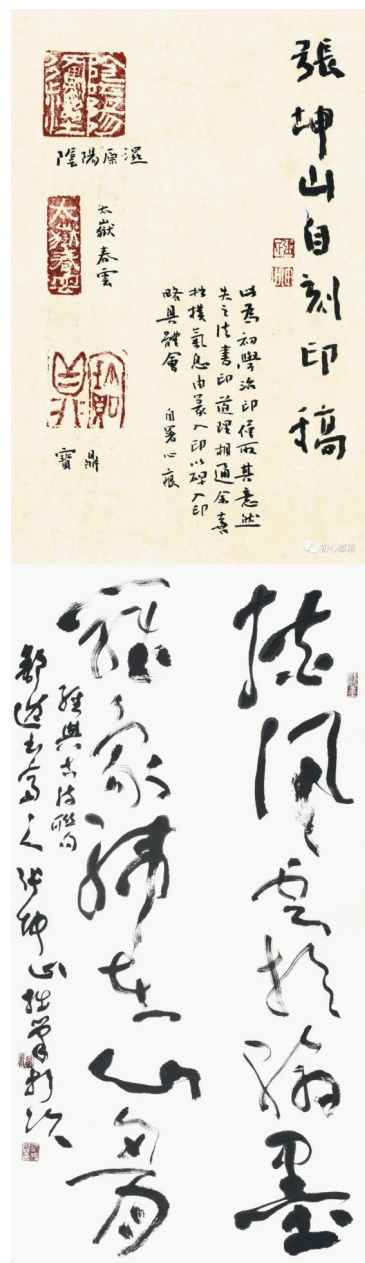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挟风云于翰墨 罗象纬在心胸

——记博山籍著名书法艺术家张坤山



张坤山

张坤山,1952年生,淄博市博山人,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书法家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自1990年至今连任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,中国书协鉴定维权委员会副主任,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

□ 毕德贵

“承古书怀——张坤山书法展”正在山东省文化馆展出(9月12日—22日)。

张坤山,军旅书法家,1952年出生于淄博市博山大街。他自幼酷爱书法,10岁起由柳、颜启蒙而临习不辍,打下扎实基础。其后浸淫于北碑墓志,有感于北碑“落笔峻而结体庄和,行墨涩而取势排宕”,深入研究,力追意态奇逸与气象浑穆,奠定了骨力洞达的书脉。多年来他广涉金文、章草、汉碑,融入“二王”及明清书风,对谢无量、于右任、徐生翁进行分析对比揣摩,获益良多。

张坤山崇尚碑派,扎根传统50余年,博采约取,日间挥毫夜间思,读书、临池、创作为其日课。他临写过近百种碑帖,通过碑与帖的相互贯通,加深对古人的思索与理解,以期合理利用,驾轻就熟。他对碑的挖掘与实践,不止线条及结构,更落脚于笔墨关系的处理上,将碑的高古拙朴、意境格调融汇在作品里,力求笔下草书既不同古人又不似今人,见特色,见性情,更见鲜活的生命力,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,实属不易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张坤山就与著名书法家李铎、夏湘平、张道兴被誉为“军旅书法四大家”。他真、草、隶、篆、行五体兼擅,并长于古诗词创作,常常触景生情,信手拈来;他涉猎山水画和篆刻创作,撰写书论百余万字,出版专著20余种,艺术学养丰厚,书卷气息浓郁,尤其在碑学研究及草书领域勇于探索大胆实践,被书坛称为当下碑学创作的一个高峰,对当代书法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书法的内涵,蕴藉着思想、情感、个性、意境、书卷气等。书法创作,除了用笔、墨法、字法、章法之外,更为重要的一点,就是自古以来第一流的书法家,须有个人独创的审美、高远的气质、超群的学说、过人的才情,如此方能落笔便成气象。张坤山深知这些,他厚积薄发,以碑入草,八面出锋,舒敛自如,时而平稳恬淡,时而险绝苍茫,时而纵肆旷朗,时而回环呼应,给人仪态万千之感。他倡导“古、厚、拙、大、齐”,品味大巧若拙之美感,体现求新求变的审美心理,突显正大气象,跃入姿态奇逸、雄浑磅礴、朴厚古茂的金石之境,在当代书

法界独标气格,不愧为当代碑学及草书领域代表性人物,被业界评为“当代碑派书家二十人”“当代草书十大家”之一。他是中国书协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届理事,是中央文史馆书法大家班成员。

张坤山孜孜以求,五体兼擅,诗书画印兼能,这样的书法家着实令人感佩!在所谓名家、大师满街走的时下,怎样的人、具备怎样的条件方为书法家?黄厚先生有言:“现在书法家不做学问的很多,书家应多读书,修养很重要啊!有些人艺术天赋很强,也很用功,却越写越差,什么原因?胸无点墨嘛!会用毛笔写字,不一定是书法家。今天则不同,只要提得起毛笔,个个都敢称书法家,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。再加上书法社会团体,定名为书法家协会,但是不是书法家协会会员都是书法家呢?我想大家都明白。”是啊,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法家,是要读书做学问的,要注重个人修养,要谙悉各书体的基本内涵,潘天寿先生言之在先:诗书画印不求四绝,但求四全,就是要有涉猎有所了解。因为,从事艺术,任何的单打一都是不完善的。

咏物诗五首

□ 赵秀芬

咏梅——赞白衣战士

暮冬肆虐炼忠魂,铁骨铮铮报国恩。山顶掬来朝露饮,日边洗尽夜霜痕。沧桑岁月凝冰魄,义勇精神入鹤门。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气满乾坤。

雪竹

小火围炉试老茶,琼枝翠染入谁家。清风自挟和诗瘦,素雪纷披沁物华。一叶丹青分水色,几竿碧绿弄轻纱。谦谦君子温如玉,节节虚怀蕴嫩芽。

庚子暮春 稷下新咏分韵得“春”字之海棠梦回

脉脉海棠绽,婷婷不染尘。纤柔分雨润,妩媚照妆新。久候河边梦,谁逢岸上人?关情尝旧忆,花落几回春。

赏石榴花

晓来风暖月西斜,一瞥惊鸿忘早茶。忍踏新坪观瑞火,轻怜素指染丹霞。明如骚客留香扇,灿若娇娥待嫁纱。俏不争春唯夏艳,枝枝绿翠冠朱花。

渔洋人家赏荷

水榭丝光映浅渚,闲池揽镜柳眉深。珠盈荷盖擎红玉,雨润檐牙弄素琴。明妙婷婷游子意,高华坦荡碧波心。污泥都郁身无染,一片浮云自在吟。

(赵秀芬,女,50岁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山东省诗词学会会员、淄博市诗词学会会员、淄博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。)

满架秋风扁豆花

□ 钟芳

汪曾祺先生在《食豆饮水斋闲笔》中写道:“暑尽天凉,月色如水,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,至有情味。”喜欢这个“秋宵月色胜春宵,万里霜天静寂寥”的时节,站在一架扁豆前,从藤叶中摘取月亮菜,有点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闲适。

扁豆在我们家乡叫月亮菜,因其形似月牙儿而得名。一年生草本植物,茎蔓生,开白色或紫色小花,荚果长椭圆形,扁平,宛如清纯少女的俏蛾眉,因此又被称为南扁豆、蛾眉豆、羊眼豆等。其颜色与花一样,分白色和紫色两种,紫色的花结紫扁豆,白色的花结白扁豆。一排排、一串串,成群结队地争着、抢着、挤着、挨着,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,一轮接一轮地

开花、结果,把四周装点得赏心悦目,孕育着一个秋日的童话。

记忆中的秋天,扁豆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。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,常能见到它窈窕的身姿。儿时,母亲总会在老家屋后的菜园里种下几颗扁豆籽。扁豆的生命力极强,繁殖速度也极快。不经意间,长长的扁豆藤蔓已蜿蜒匍匐,爬满了篱笆架,藤蔓缠绕缭绕,翠叶叠叠。含苞绽放的扁豆花欢天喜地装扮着大自然,淡紫的、粉白的,宛如无数的蝴蝶停栖枝头,一扫秋天的寂寥。当风轻轻地吹过,蝶儿翩跹,藤叶摇曳,花偶尔坠落,亦是那样迷人。

郑板桥有一联曰: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这似乎道出了扁豆花醉于秋风的盛况。花朵临风而立,俊秀芬芳,娇柔艳

丽的花瓣,擎着丝丝淡淡的馨香,深深地吸一口,清爽透入肺腑。我欣赏此时的美景,以至于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,一直凝望着、遐想着。

扁豆花开后,结出了一个粉嫩的“弯月”,细密娇羞。等到豆荚饱满时,我提篮跟着母亲去采摘。撩开满架的秧藤,掩映在花、叶之中的累累豆荚映入眼帘,成串,可人。吃完一茬,又长出新的一茬,一直到深秋,一轮接一轮,把秋日的饱满与丰美挥洒得淋漓尽致。

扁豆荚片阔大,除煮着吃外,可切成细丝与肉丝同炒,还可以焖、蒸,吃法多样。《随园食单》说:“取现采扁豆,用肉汤炒之,去内存豆;单炒者,油重为佳,以肥软为贵。毛糙而瘦薄者,瘠土所生,不可食。”

我最爱吃的是扁豆清油爆炒红

辣椒,将扁豆摘筋切丝,和着葱花、香油、红椒、生姜、蒜泥一起调匀爆炒即可。吃到嘴里,清香氤氲,香辣爽口,食欲大增。母亲也常拿扁豆来焖面,将扁豆、肉丝、生姜、蒜末、葱花一起入锅炒熟,添水,水开时下面条,捞出即可。焖好的面条,每一根都浸满了浓浓的扁豆香和肉香,闻着都是一种享受。

“碧水迢迢漾浅沙,几丛修竹野人家。最怜秋满疏篱外,带雨斜开扁豆花。”秋光里,有了扁豆花芳香的浸染,心底流淌着的是浓浓诗情融融暖意。扁豆这一生,从春到秋,卓然而立,本色地一点点走过,无论秋雨还是霜冻,都有一颗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平常心。我爱它,爱它的淡泊情怀,爱它的朝气蓬勃顽强的生命力,更爱它锲而不舍、努力向上的精气神。